

一位鲁迅研究专家眼中的狗



怀念狗

Missing My Dogs

房向东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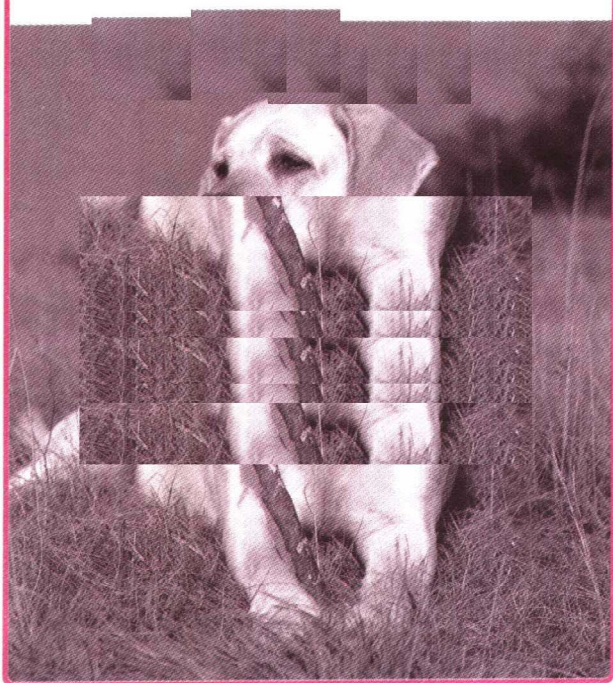
我时常与狗在一起
就像与自己在一起
我和狗一样每天五点半起床
我们进入郊外荒凉
狗大便，我小便
对着野地撒野
我们进入原始状态



上海三联书店

怀念狗

房向东 / 著



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怀念狗/ 房向东著: 一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08. 3

ISBN 978-7-5426-2721-6

I. 怀… II. 房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202391号

怀念狗

著 者 / 房向东

责任编辑 / 范峤青

特约编辑 / 贺雄飞 魏 力

装帧设计 / 亿点印象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1)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

<http://www.sanlianc.com>

E-mail: shsanlian@yahoo.com.cn

印 刷 / 莱芜市正顺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08年3月第1版

印 次 /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 / 120千字

印 张 / 12.5

ISBN 978-7-5426-2721-6/G. 896

定价: 25.00元

序：生命的敬畏与尊重

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(IFAW)公共事务部主任 何 勇

人说读书识人，看来此话不假。与房向东先生并未十分熟识，但从其所著《怀念狗》一书中，却将房先生之性格秉性略窥一二。

房先生执著于养狗，但最初却并不喜欢狗。家中养的第一只狗，是他9岁的儿子从姑姑家里抱回的一只小黄狗，名叫“旺旺”。房先生在养狗日记中写到“儿子弄回了小狗‘旺旺’，它怕生，一夜怪叫，我起来照料几次，睡得不安分。”由此可见，房先生乃一心地良善之人，虽不甚爱狗且受其烦扰，仍不辞辛劳悉心照料。

而既然已经养了，就难免付出感情，一旦付出了感情，就必将多一份牵挂。于是，在旺旺不幸走丢之后，房先生也在日记中写道“旺旺丢了，也不知是死是活。旺旺有时有让人讨厌之处，特别是半夜乱叫。不在了，却甚为牵挂。”

从不甚喜欢到甚为牵挂，从养一只到养多只，从不高兴、无可奈何而到无法生活没有狗的日子里。狗在他心里的分量日益加重并几乎与人等同。当“小黄旺”不幸患上犬瘟，他到处为其求医问诊，了解到该病无法医治后，为了不让“小黄旺”继续遭受病痛的折磨，他忍痛遵医嘱选择了给狗安乐死。在文中这样写道：“妻子为它洗了脸，洗了脚，用梳子把它身上的毛梳理一遍。我为它最后拍了几张数码相片。备好了一个旅行包，一件红色T恤。针插进去时，它歪了一下，看了我一眼。那个无法忘记的对主

人满是依恋的眼神啊，那是穿透人的心灵的眼神！慢慢地慢慢地，它软下去，软下去，过了不足十秒，它似乎没有痛苦地躺下了。可是，它还张着眼睛，舌头探到嘴外，耷拉下来。我轻轻地将它的舌头放回嘴里，搓它的眼，让其合上。小黄旺睡着了。”

我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，一只遭遇车祸的小猫伤重不治，看着猫咪痛苦地挣扎在生死边缘却无力施救，真是心如刀割。而最终“安乐死”的决定也变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。从理智上我知道应该要做出这样的决定，也清楚这是让猫咪不再继续痛苦的唯一途径。但从感情上却不想剥夺它在这个世界上仅剩的一点时光，同时也自欺欺人地希冀会有奇迹发生。什么是左右为难，在那一刻体会的可是一个彻底。

记得有这样一个说法，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。的确如此，狗之对于房先生，既不是炫耀身份的象征标识，也不是无聊消遣的宠爱玩物，而是在生活中朝夕相处的朋友伙伴。房先生养狗，悲悯之心远大于喜爱之情，敬重之心更甚于宠爱之情。

动物常常也是很通灵性的，忠狗义犬的故事流传于古今中外的也不在少数。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日益发展，传统的文化和古老的文明却在逐渐衰退。虐食残杀动物的事件时有发生。印度领袖圣雄甘地曾经说过，“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待动物的态度如何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。”

一个人如果失去同情心，那他这颗没有爱的滋养的心，肯定是冷漠和麻木的。而一个对没有还手之力的动物残忍的人，你很难相信他会是人道的。一个不热爱动物的民族，一般来说，也不会热爱人类本身。

但愿这本书能够唤起一些人对狗、对动物以及其他一切生命的敬畏和尊重。

2007年12月25日

狗的礼赞

[美]弗斯特

【房按】 1870年，美国人波登先生养了一只名叫“老鼓”的猎犬。一个夜晚，“老鼓”跑到邻居杭斯贝先生的后院中，不幸为杭斯贝先生射杀。二位先生本是好朋友，但为了“老鼓”事件，硬是将官司由地方法院一直打到最高法院。在最高法院，参议员弗斯特代表波登先生，向法庭上的陪审团宣读了《狗的礼赞》。这篇千古奇文感动了陪审团全员，法庭宣判波登先生胜诉，由对方赔偿500美元(当时的500美元相当于目前的5000美元)定案。“老鼓”安息了。弗斯特的演讲词成了全世界爱狗人的经典，万人争诵。这个案子也成了世界闻名的法律案件。当地人为“老鼓”建了一座纪念碑，碑上刻着《狗的礼赞》。此碑成了美国最有名的纪念碑之一。

各位陪审员：在这个世界上，一个人的好友可能和他作对，变成敌人。他用慈爱所培养起来的儿女，也可能变得忤逆不孝。那些我们最感密切、最亲近的人，那些我们用全部幸福和名誉信托的人，都可能会舍忠心而成叛逆。一个人所拥有的金钱可能会失去，很可能在最需要时它却插翅飞走。一个人的声誉可能牺牲在考虑欠周的一瞬间。那些惯会在我们成功时屈膝奉承我们的人，很可能就是当失败的阴云笼罩在我们头上时，掷第一块阴毒之石的人。在这个自私的世界上，一个人唯一毫不自私的朋友，唯一不舍弃他的朋友，唯一不背义负恩的朋友，就是他的狗。

各位陪审官：不论主人是穷困或腾达，健康或患病，它都会守在主人的身旁。只要能靠近主人，就算地面冷硬，寒风吹袭，大雪狂飘，它也会全不在意地躺在主人身边。纵使主人没食物喂它，它仍会舐主人的手和主人手上因抵抗这个冷酷的世界而受的创伤。纵然它主人是乞丐，它也像守护王子一样守着他。当所有朋友都掉头他去，它却坚定不移。当财富消失，声誉扫地时，它对主人的爱仍如空中运行不息的太阳一样，永恒不变。假如因命运的捉弄，它的主人在世界上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时，这只忠诚的狗只要求陪伴主人，和主人共同应付危险，对抗敌人，另外毫无奢求。当万物的结局来临，死亡夺取了主人的生命，他的尸体埋葬在冰冷的泥土下时——纵然所有的亲友都各奔前程——而这只高贵的狗却会独守墓旁。它昂首于两足之间，眼睛里虽然充满悲伤，但却机警地守住墓地，忠心耿耿，直到死亡。

滋养着悲悯

陈柳傅

向东的字豪放有力，一个个大大的、笔画粗粗的，不是在方格里方方正正地摆着，而是跳动着，一些笔画伸出或顶出框外，有的字干脆四分之一放在方格外。他的字从首页到末页，保持力度，很少懈怠——现在我对《怀念狗》一书的打印稿，忽然想起他的字——向东用了电脑，多年未见他这样的钢笔字了！我相信字迹隐含性格。斯人而有斯疾。细读书稿，我想，养狗同样隐含性格，从这一视角或者说，《怀念狗》这本书表现了像向东这样性格的人是怎样地在养狗。

我跟向东一样是养狗户——我们有共同语言。是狗友，自然懂狗语，如果没有狗，我们的“交往史”将大失精彩。

我们有狗，是以为这样——我们更像平凡人，更能平凡地过日子。狗时有吵人的吠叫，令主人心情会以为“犬吠山更幽”。我有一首短诗——

我时常与狗在一起
就像与自己在一起
我和狗一样每天五点半起床
我们进入郊外荒凉

狗大便，我小便
对着野地撒野
我们进入原本状态

——《平常生活·其一》，
《大风》2005夏季号

“不曾养狗的人很难想象与狗一起生活是什么样，养过狗的人则无法想象没有狗的日子该怎么过。”卡洛琳(美国)的这句话，不养狗的人听起来一定很美好。

我们都是平平凡凡的养狗人，向东当然也是平平凡凡的养狗人。我是静静地养狗，带着一只憨厚却也淘气的狗在郊外散步，这使我愉悦。向东则是怀着激情养狗。他与狗相愉相悦，更多的可能是让狗获得满足。

说真话，养狗人很重“运气”(有时比养狗“经验”更重要)。我养狗数量少(一只一只养着)，“运气”不错：除一只走失外，大都没病没灾。坦率地说，向东养狗不顺利、不平静，甚至颇不平凡——不是他要“不平静”、“不平凡”，而是他的狗们虽说那么可爱，却偏那么多事，那么折腾。他天生执著于养狗，而他的性格与思想方法使他无法舍弃他养过的狗，他仿佛是向狗寻找什么，发现什么，体验什么，他与他的狗像朋友一样过着单纯却有意思的日子……

向东最初不喜欢狗(准确地说的不想养狗)。他在书中丝毫不隐瞒这一点，他诚实地对狗说：我还不欢迎你！

养狗始于他九岁的儿子。儿子从他姑姑家抱回一只小黄狗，叫旺旺，后丢失。向东在2000年1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妹买一小狗给妻。不高兴。没奈何。”他不欢迎狗，是因他心理上还没有做好养狗的准备，他的工作很忙，而狗一只一只地来忙中添乱了。

早两年的养狗生活，其实让他陷入一种很尴尬的境地。他原住出版社宿舍，在那人人弄学问、处处爱清洁的院子里，在某些人看来，向东无疑是陷入“没事找事”、“自讨苦吃”的泥潭。

他家的狗过着“亲爱小资”的生活。有的“嘴刁”，超市买的狗粮不吃，还要将其和蛋搅在一起，放到微波炉中转几转，这才吃；有的爱卫生，要天天洗澡；冬天要有暖和的被窝，夏天要挤到空调间；还有一只狗，甚至还要玩电脑——跳到键盘上乱敲一通，把笔记本的键盘弄坏了，花了一千元才修好……向东是节俭的人，在酒桌上，他有一名言“宁可喝醉，绝不浪费”；有一回，煎了中药，儿子不喝，他觉得倒了浪费，顿时，仿佛自己立即要感冒了，把儿子不喝的中药也“节约”到他的肚子里去了。节俭如农民的他，却天天面对着洒脱如白领的狗东西！狗带来乐趣、热闹，但同时也带来诸多烦恼。这有日记为证：2002年4月5日：“家中狗打呼噜，天气奇闷，一夜无眠，苦也。”2002年7月16日：“昨晚一夜未眠，空调‘吱吱’叫，狗打呼噜。这狗已经好几回搞得我不得入眠了，真应该处理掉。看妻、儿对其难舍，只好作罢。失眠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可见身体每况愈下，烦恼太多。唉，生有何乐，死亦何悲。人生苦短，却总为无聊事折腾。”

向东好几回下决心将狗送人，但不是怕已有狗的新主人冷落旺旺，就是怕开小饭店的太脏。有一家颇有钱的，他又怕养不长久，被转送人，终也不乐意。最后，“麻烦的旺旺，讨厌的旺旺，还就只能在我们家呆着了”。

怀着“矛盾的心情”，他被动地度过两年与狗相处的日子。

一只狗走失了，他体会到了“没狗的日子没法过”。“矛盾的心情”终于偏向了狗——他下决心养狗！

这回，向东真正进入养狗人的角色。性格，就在养狗方面凸显了。

养狗有“养一只”与“养多只”之分，这是不同类型的养狗人。少数人养狗。少数人养狗跟“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一边”的情况完全不一样！多数人不养狗，于是多数人为少数人制定规则，少数人必须服从。对于城市养狗，相关部门有这样一条规定：一户只能养一只——这一条便不符合实际上存在的不同类型的养狗人的需要。我说过，我是一只一只地养，而下决心养狗的向东则养了多只。

卡夫卡《一只狗的研究》中有一段话：“……对我们(指狗)有能力获得的最大幸福的向往，源出于对温暖地相聚在一起的向往。然而现在却恰恰相反。据我所知，没有一种生物像我们狗这样远远地分散开来生活……”这是讲狗对“温暖地相聚”的向往。向东说，“狗是很孤独的，他们无法和人类对话，不养则罢，要养就养两只，好让他们彼此安慰……”怀着这样的心思，他到花鸟市场，一口气买了两只狗。

他有一段精彩的“养两只狗和养一只狗是大不一样的”现场直播——

小黄旺和小白旺刚到家时，我给他们牛奶喝，他们饿得不行，巴咂巴咂，喝得津津有味。牛奶喝完了，彼此舔着对方的嘴，把嘴边的牛奶舔得干干净净。待在花鸟市场恶劣的环境中，他们累了，现在终于有了家，喝完牛奶便甜甜地呼呼大睡。虽然到我家之前，他们为两个卖主所有，彼此并不认识，但一到我家，仿佛同胞兄弟，相惜相依。睡了一半，腿长一点的小黄旺还把脚架到小白旺的背上。也许在做梦吧，小白旺哼哼几声，小黄旺立即张大眼睛——他一下就确定了自己是哥哥这一角色——看小白旺怎么了，用嘴舔一下他的嘴，见没有什么事，这才闭眼再睡。

养狗既走“多只”路线，他家的狗不断增多，狗故事也多了起来。养狗变得执著，也许应了“痛苦越多，爱越深”的话。其实，养狗人与狗们过的是悲喜交集的生活……

他的所谓“狗孤独论”实在是以狗为镜，“照出了深潜于灵魂幽处的我的孤独！”狗，使他有找到人类之外朋友的感受。

多数养狗人都有失狗与寻觅失狗的经历。有部分流浪狗并不是被主人遗弃，而是未被主人找到而与主人失去联系。狗也在找主人——这是互相寻找。火车站与长途汽车站附近有特别多的流浪狗，它们脚步匆忙、神情惊慌。细心看狗们期期盼盼的眼神——好像狗相信在人群密集处，可能有主人身影。我经常这样想：不，它们不是流浪狗。自从主人遗弃了它们或它们暂时与主人失去联系后，它们就以一种忠诚在寻找着遗弃它们的主人，说不定，它们还以为主人在流浪呢！

寻觅失狗，最伤人心，也同时滋养着爱狗之心。

2005年正月初二那天，向东丢失了两只狗，他一口气寻找了三天三夜。通常失狗会使有的养狗人好像找到一个理由，放弃养狗，向东在这个时候也悲伤地说，“我不再养狗了”。但让向东发生“思想方法”问题的是，出现一只“身上的毛已经十分稀疏，露出的肉有一块一块的黑斑”，“半边眼睛已经瞎了，走起路来一跛一跛”的将死的老瘸狗。那天，向东动过收养这只可怜的老狗的心。他做了能做的，“我骑车到一家小店铺，用三元钱买了一只鸭胗儿给他吃”。在不养狗人看来，这是个太荒唐、太多情的场面：一个温馨的新春之夜，在城市的一个角落，他一边看着这只无家可归的老狗，如何费了不小的劲，终于把鸭胗儿吃完了，一边在想，我的旺旺和努比，要是没有人收养，会不会也成为这样的流浪狗啊！

他将无法舍弃狗了！他将无法生活在没有狗的日子里了！那天，他并没有带回这只老狗，然而，这只老狗却已经养在他的心上。后来，他果然捡回一只病狗。病狗患的是皮肤病，他花了一千多元的治疗费。这只病狗获得双倍的爱，成了他家唯一一只不睡狗舍，在客厅自由自在，并参与会客的狗。

他要破一破“养狗运气”的迷信：“在找狗的路上，我想，再也不养狗了，死的死，丢的丢，太让人伤心了！但立即，我又对自己说，我还是要养，还是要养和旺旺一模一样的狗，我就不相信我们家养不好狗！我要好好地养两只狗，直到永远。”

这里要提到两只狗的死。2003年旺旺之死使向东有“负罪感”；而2005年发生的第二只狗之死，让向东打通人狗之间生命的联系。他到处为“小黄旺”求医，结论是一样的：这病治不好。狗一天比一天痛苦，受尽折磨，将极为痛苦地枯死！如此，只好遵医嘱，让狗安乐死。他们一家是这样为一只狗送终的——

妻子为它洗了脸，洗了脚，用梳子把它身上的毛梳理一遍。我为它最后拍了几张数码相片，备好了一个旅行包，一件红色T恤。儿子抱了小白旺，因为小白旺还要再打一针预防针。我们一家人把小黄旺送到西湖边上的宠物医院。

医生把小黄旺放在一张台上，非常奇怪，此时，它坚强地站着。我们抚摸着它，希望它能躺下，它就是不躺下。也许，它知道死神将来临？也许，它留恋生，要做最后的挣扎？也许，它认为站着死，才死得有尊严？我们抚摸着它，抚摸着。医生在它的背后打了一针。针插进去时，它歪了一下头，看了我一眼。那个无法忘记的对主人满是依恋的眼

神啊，那是穿透人的心灵的眼神！慢慢地，慢慢地，它软下去，软下去，过了不足十秒，他似乎没有痛苦地躺下了。可是，它还张着眼睛，舌头探到嘴外，牵拉下来。我轻轻地将舌头放进它嘴里，搓它的眼，让其合上。

小黄旺睡着了。

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，他心上的狗近乎与人一样的分量了。他在回顾自己吃狗肉的经历后，向狗保证：“现在，旺旺死了，我再也不吃狗肉了，永远！愿天下不论养过狗还是没养过狗的人，都不要吃狗肉。狗是人类最亲近最亲近的朋友啊！假如外星人打到地球，人类背叛人类将不足为奇，而我们剩下的最后一个朋友，那就是狗。假如我再吃狗肉，就等于吃自己，吃人。”万言《祭房旺旺文》与《失魂记》里所有的精彩，都是向东痛苦伤疤上结出的痂，衰艳如同伤感的花。

我有一首小诗《多么乏味只看见人》：

没有蝴蝶 狗 蜻蜓——

甚至蚊蝇

世界上只看见人

多么乏味只看见人

在缅甸的掸邦

靠近银莱湖附近的寺庙里

两位僧人与猫相伴

其乐融融

向东读之赞赏，后来读罢他的《绿色的佛影》才知他为何赞赏——向东文章多有激情，此文亦然，不过这里还夹带一股他少有的诗情——

山西的自然环境，与西部大同小异，极为恶劣。山西缺水，人均占有水的总量，只有全国人均总量的百分之十九。因此，山西的山，多是荒芜，树难活，草难长。我们到五台山，虽是春天，山峰还衔着未化的冰雪，寒气依然袭人。车过山腰，停下“唱歌”，我见一群好几百只的羊，在山坑里团团围住，形成一个大圆圈，小羊则钻在群羊的腹下。它们相依相偎，互相温暖着。自然环境是那么恶劣，它们的身体那么羸弱，羊的眼神满是凄凉，甚是无助。见了此情此景，我心中立即升起了一股感动，多有“羊情味”的羊啊，它们的神情楚楚怜人！它们竟会如此地与自然抗争！我感受到了群体生命的伟大。

我相信，没有太多的人把这群羊当做风景。我想，这群羊是神对我的展示，看了这画面，我心中升腾起无限的悲悯。

我们渐行渐远，群羊在我的视野中和冰雪融为一体。白色冰雪白色的羊，我的脑子塞满了羊，什么也没想，没法想，一片空白……

我们很容易推理：是狗唤起他对羊的爱，但为什么不是羊唤起他对狗的爱呢？他的思想深处隐匿的泛生命的因素使他大大方方地养狗，而他的心灵幽处其实并不拘泥于狗。

向东在五台山吃了一口红烧羊肉，眼前又闪过这一群相依为命、无比可怜的羊，他要呕吐，随即将嘴里的羊肉吐了出来。“我的眼睛湿润了。我的脑中跳出了艾青的诗句，‘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’我要说，不仅是这片土地，我还对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生命，满含深情。突然，我对自己充满了痛恨，因为，我立即意识到，虽然此时此

刻我有了如此悲悯之心——这悲悯之心受孕于五台山，我认定，这是佛对我的暗示啊——可是，我回去后，肯定还要吃肉，肯定还要残害生命。我的食欲是那么好，我还有那么多的应酬。我真的痛恨我自己了！我该怎么办？神啊，给我启示吧！”由对其他生命的悲悯，而产生了对自己食肉化存在的痛恨。他已经在叩问宗教。

人类除了震慑于地震、海啸、火山之外，似乎可以为所欲为，让地球上其他物种臣服于自己。自然的生态系统与业已形成的生存法则，使得“其他物种”似乎在劫难逃。优胜劣汰，“优”的人与“劣”的“其他的物种”的恶劣关系，在《绿色的佛影》中“缩小比例”，具体为“山西的山”与“羊”的恶劣关系。

狗与羊在生命的层面上毫无区别。从理论上说，狗是都市的人们与自然、与其他生命联系的桥梁；爱狗，实际上就是热爱人类以外的生命。俄罗斯革命神学的先驱者列夫·托尔斯泰的“最后的转变”——从一个唯美主义者变成一个宗教道德学家——他的生命神学与哲学的核心就在于泛生命论和泛生命伦理，在于把上帝理解为爱与至善：“上帝是爱，是对生命的爱，生命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，生命到处存在，任何生命都有神圣性，生命是完整的，是统一的，上帝就是普遍的和永恒的完善。”向东的《绿色的佛影》抒发了这样的情怀：“如果有人问我心中有无神性，应该说，我有点基督的精神，或者说，我更愿意接受基督教的洗礼。别的不说，基督教的教堂总是那么气派，直刺云天。教堂的尖顶，在我看来是人类向苍天伸出的手，人类在问天，人类要奔月，人类追寻着上帝，地球人要寻找外星生命……”我不知道向东的思想深处是否隐匿“泛生命”论，并与之有关。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明确说：“狗也是人类通往宗教的桥梁。当然，我不同意人类只通往一种宗教，而是泛宗教——不论什么宗教，一般说来，都是

劝善的。我认为，一切宗教都是外星相对于人类而言高级生命对我们的暗示。因为爱狗，所以爱一切生命，这就是我通往宗教的起点。”

向东三天三夜寻狗，从私爱自己的狗与朋友的狗，“荒唐”地上升到爱流浪狗，爱天底下所有的狗，从此“宁静的夜”变成“深沉的夜”。这是孕于悲悯啊。沈从文所说的“生活如泡沬，如露亦如电，惟其如此，转令人于生命一闪光处，发生庄严感应。悲悯之心，油然而生。”对流浪狗“发生庄严感应”？也许会有“成何体统”的责难。生命平等，我们与众多物种同生于地球，本无尊卑高低之分。这也许就是向东的养狗情结或思想的“密码”。

去年年末，他去美国回来，邀朋唤友，漫谈观感，讲了两个多小时，记得第一句就是谈狗。他还朗读《狗的礼赞》。向东乃性情之人，大凡他身上发生一些大小烦恼事，一般都能向朋友或倾诉，或交流，用的形式有的是他请朋友小聚，有的是向朋友发信。写这篇序时，我将几个邮箱检阅一下，发现向东给我的E信竟有三分之一是说与养狗有关的事。

我再次读了他意气风发、开朗幽默的《迁居桂山告豆友书》。其实向东本来喜欢农家生活，喜欢住乡下。“我脑子满是绿油油的春天的菜地，黄灿灿的秋天的田野，我闭上眼，扑面而来的是满含着温情的大地的体温。”不过他也幽默一下，发泄一下：城市养狗限制多、限量少（一户一只）——为了养狗，他决定将家从城里迁到乡下。“为挽救狗仔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当年孟母尚且三迁，洒家一迁，是在所难免了。”

向东的狗们在一个叫“桂山”的乡下大摇大摆。他每天多跑了好几倍的路上班，但觉得很美，他还将美展示给我们——“我上班，他们跟在我的电动车后狂追；我绕了一圈子，想甩下他们，不行；再绕，还是不行。只好将其关进屋里。我走了，他们一律趴在铁栅上，目送洒家远去。日日如